

陈 大 兴

呼啸的灵魂

HUXIAO DE LINGHUN



27
70

袖珍诗丛·潇湘诗辑

呼啸的灵魂

陈大兴著

责任编辑：弘 征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6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张：1.5 印数：1——3,850

书号：10456·27 定价：0.43元

湘艺：85—2

目 录

杨柳依依.....	1
鲁迅安在.....	6
一千零八十个呼啸的灵魂.....	9
唱给明天.....	12
明月，升起在岳麓山巅.....	19
一线山泉扑大海.....	24
下弦月.....	26
高山苗圃.....	29
雨哨.....	31
忘掉她.....	43
高山哨所一盏灯.....	36
趣话.....	38
我是共产党员.....	40
长城，民族的脊骨.....	43
无字碑.....	45
独醒亭遗址发问.....	46
致汨罗江潮.....	48
龙舟会遇日本朋友.....	49
花草寄.....	51
草子花	
太阳花	
定风草	
海贝小姑娘.....	53

杨柳依依

湘西泸溪县浦市镇，贺龙同志当年长征路过此地时，亲手栽下的三棵杨柳，如今已枝干如铜，绿荫如盘。

依依三棵柳，
经历数十秋。
风吹柳笛万千支，
似闻当年战马声啾啾——

忆当年，星火稠，
破碎金瓯待我收。
贺龙领兵去长征，
队伍扎在此山沟，
歼土匪，揍白狗，
和人民结成亲骨肉。
溪水濯足脸映脸，
旱烟解乏手传手，
并肩扶犁南山下，
抵足同睡吊脚楼……
情多深呵意多厚，
溶进多少碗鸡血酒！

军号传来集合令，

红军队伍要开走。
要开走，怎能够？
南山挽，北山留，
东去的酉水也回头。
十里山沟情填满，
鱼水相依怎分手！？

贺老总，巧运筹，
轻抽刀，稳挥手，
削下青青三枝柳。
乘月色，戴星斗，
一字儿插在镇子口。
新柳更知将军意——
一夜长高三丈九。

柳条儿长，
柳丝儿柔，
乡亲们来在杨柳下，
一位大爹笑开口：
“柳、柳、柳——留、留、留，
三棵柳——再三留。
亲人相留贺龙知，
柳插三棵情义厚——
红军虽去柳长在，
根子插在心里头……”
栽柳的道理解得透，

谁不爱三棵红军柳！

红军转战走，
白狗吠日头，
气势汹汹卷土来，
石过三刀血泪流……

三棵柳，昂起首，
一声长啸似雷吼！
风沙大作助柳枝，
化作千条鞭子抽；
滚滚雷霆列战云，
似闻红军杀声骤。
笑白狗，乱如粥，
人落雕鞍马哀叫，
胆丧魂也丢……

佳话生双翼，
飞进人心头，
都说红军没有走，
守哨在镇口。
白狗见柳怯如鼠，
夹着尾巴改道溜；
乡亲见柳亲又亲，
有事没事柳下走……

杨柳长得快呵，
弹指三十秋，
东风红旗遍神州。
多少回乡亲柳荫下坐，
贺龙的故事顺口流——
“两把菜刀闹革命，
洪湖飞舟擒敌酋，
长征护卫毛主席，
战斗空隙赛篮球，
……”

故乡人想念贺老总，
柳丝依依添新秀，
单待贺龙返乡来，
相聚共庆三棵柳……

谁知不能够呵，
谁知不能够，
林贼伙同“四人帮”，
向贺龙同志伸黑手，
棒子无情打，
帽子无情扣，
多少罪名莫须有。
云作帐，山枕头，
贺龙同志长辞世——
六九年，六月九……

战旗不可倒呵，
长纓不可丢！
杨柳挺挺立，
忠魂未远游，
一声春雷天地开，
红日照宇宙，
党中央一举除“四害”，
杨柳起舞舒广袖。
八方亲人如潮来，
柳下献上三杯酒：
“杨柳永长垂，
贺龙永不朽。”

1977年7月

鲁迅安在

尽管我没能为您

献上一捧缅怀的悲泪，

也没赶上佩朵素花，

立在您的根前致哀；

然而，当我这个迟到的生命

打开朦胧的双睛，

您笔下的人物便纷纷朝我走来。

闰土告诉我怎样猎獐

如何保护西瓜不受损害；

还有更多的小伙伴一道看“社戏”，

小小的船儿在我脚下轻轻摇摆。

挨打后的阿Q

为什么总说“儿子打老子”？

祝福中的祥林嫂

为什么为土地庙把“门槛”捐买？

受惊的狂人

为什么总看到“吃人”二字？

落魄的孔乙己

为什么常赊酒在小小柜台？

这些人、这些事

使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

多少疑难一时我还解不开。

我站在这迷津渡口、十字街头
在寻找、在探问——
“鲁迅安在？鲁迅安在？”……

尽管您未能站在
金锤银镰下庄严宣誓，
也未能将火红的党费证
揣进您那滚烫的胸怀。
然而，您那颗朝阳般的心呵
和人民、和党
总跳着同一个节拍。
每当白色恐怖
笼罩大地的时刻，
您总把红色视为
最高贵、最神圣的色彩；
每当革命志士在血泊中倒下
您总是横眉冷对怒向刀丛，
看到了燎原的未来。
今天，我们胜利了——
“雄鸡一唱天下白”，
我又在旗海内、笑浪中、泪花里
寻找呀探问——
“鲁迅安在？鲁迅安在？”……

啊，啊！鲁——迅。
假设您能活到现在，

该有什么样的感慨？
是《呐喊》、是《而已》
还是续写《集外集》的“集外”？
诚然，我的假设未免荒唐，
现实岂能用假设取代？
然而，鲁迅确实说过：
有死才有生，有憎才有爱。
于是，我面对着当今
从笔阵中杀出的文坛，
从弹雨里突围出来的老将、老师，
看到了鲁迅当年那
浩浩正气、铮铮铁骨，
毅力、韧性和气魄，
我油然的省悟到——
“鲁迅在——在——在”！

1981年8月

一千零八十个呼啸的灵魂

我飞行在
中越边界的
万米高空，
脚下仿佛
一座火山喷涌——
在一片熟透了的
荔枝林里，
掩映着一千零八十座
战士的坟茔。

我曾伫立烈士墓前，
借助不盈二尺的木碑
去寻觅捐躯者的面孔。
姓赵、姓张、姓李、姓宋；
湖南、四川、山东、辽宁；
侦察兵、炮兵、步兵；
年龄十八、十九，
都是这样的年轻。
啊！啊！
这里驻扎着一个
富有战斗力的兵营；
这里汇集着一群

八十年代青年的精英！

请你侧耳听听吧，

一千零八十个

灵魂的呼啸，

会在你的耳际回萦：

以“我们的血肉”

为祖国筑起“新的长城”！

一千零八十座

战士的坟茔，

一千零八十颗

跳荡的赤心；

一千零八十个

初恋的爱情；

一千零八十首

抒情的长诗；

一千零八十双

瞻望的眼睛……

眼前的荔枝呵，

似乎粒粒都在滴血；

脚下的土地呵，

似乎时时都在颤动。

长风起处，

也许是一千零八十个

灵魂的呼啸；

雷电来时，

也许是一千零八十柄
刀剑的嘶鸣；
晨晖里，
也许一千零八十张
笑脸会绽开；
月光下，
也许一千零八十双
眼睛正数着星星。
（阵地战士描写生活说：
白天兵看兵，夜晚数星星）
也许每一座坟茔，
都在向我们提问，
也许每一个灵魂，
都在等待我们的回声。
我，解甲的老兵，
也许会有那么一天，
接过他们滚烫的钢枪，
再作一次阵地冲锋。
然后在敌人枪口前
仰天倒下，
在这片熟透了的
荔枝林里，
增添一座我的坟茔……

1985年7月

唱给明天

——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

赶路的月哟
走西山，
怕冷的风哟
掀门帘。
季节——
是隆冬呵，
时刻——
在傍晚。
就在
这隆冬哟，
就在
这傍晚，
房中人
坐不住，
偏偏往外赶，
脱掉帽
敞开衣
依然冒热汗。
总觉得：
胸膛哟
犹如春天暖，

空气哟
更比早晨鲜。
多少人——
双手捧《公报》哟
喜泪淌笑脸；
多少户——
彩虹横街挂哟
红云绕门前。
大横幅呵
红对联，
激得我——
自豪的公民呀
普通的党员，
热血
卷大澜，
笔端
涌春泉。
用赤子的真情，
以朴实的语言，
唱支歌——
赞今日，
也颂明天，
让它——
伴着今日
出征鼓，
迎得明天

凯歌还……

出征鼓哟

不断点，

助我行色哟

壮我胆，

《公报》便是

出征鼓呵，

党中央

天安门前

把令颁。

九万万儿女哟

九万万将，

“风卷红旗过大关。”

“四化”的大道

宽而广呵，

一字儿队伍

肩并肩。

团结、安定，

安定、团结，

象那钢筋水泥

混凝土，

象那十个指头

握成拳。

抬望眼，

向前看，

毛主席旗帜